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十一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禰徵閲訂

張道卿

張祥鳶字道卿號虛庵金壇人也公性沈靜喜讀書停蓄玅思秘不輕發發必得意弱冠舉于鄉不以自足益求四方名士而與之游館吳江沈氏與靜臺杜公最相友善杜公講身心之學其踐履卓然可觀法用是公之學益進而文益

高嘉靖己未舉進士爲戸曹郎十餘年前後老於曹事者皆服其詳練至於文學藴藉尤爲一時名流所推典滇之大郡郡在會城凡一方夷情邊備及事之難决者部使者必以屬公又動臣之世守其地者以罪逮㗖其下畱巳上下洶洶公處之咸鎮靜有體遂以帖然中外倚公甚重方謂旦夕且柄用而公遽請告以歸其歸也以直一寃獄忤當路意人爲公稱屈而公絶口不談又有謂公進退之際尚可徐處而不少湏

疑公爲過者公但怡然引謝而已葢公雅志恬退初不因事有感觸而輕于長往也歸來惟蒔花種木去家數里爲别業讀書其間足跡罕入城市其詩有陶阮之欣適兼徐庾之瀏亮師頎維之風格摭陳杜之高華文藻而不浮密而有緻連貫則尺幅於丘明騁頓則鑪錘於遷固乃其舉業之工悉鏤腑匠心尤爲士子所珍云

李繼仁

公名宗木字繼仁河南之内鄉人也公長君太史子田坎君比部褶孅伯仲秉幟辯壇不啻昔之二陸曾梓公詩二帙余得而披誦焉林對山公序其首云公自少喜爲詩即有鄉曲譽再試禮部不偶遂盡棄舉子業益專於詩日與墨客騷人披裘散髮自放于玄岳丹水間窮幽極勝咏嘯終日忘返翩翩然自得也或謂以先生之才稍就羈勒即驥首天衢整駕雲路無難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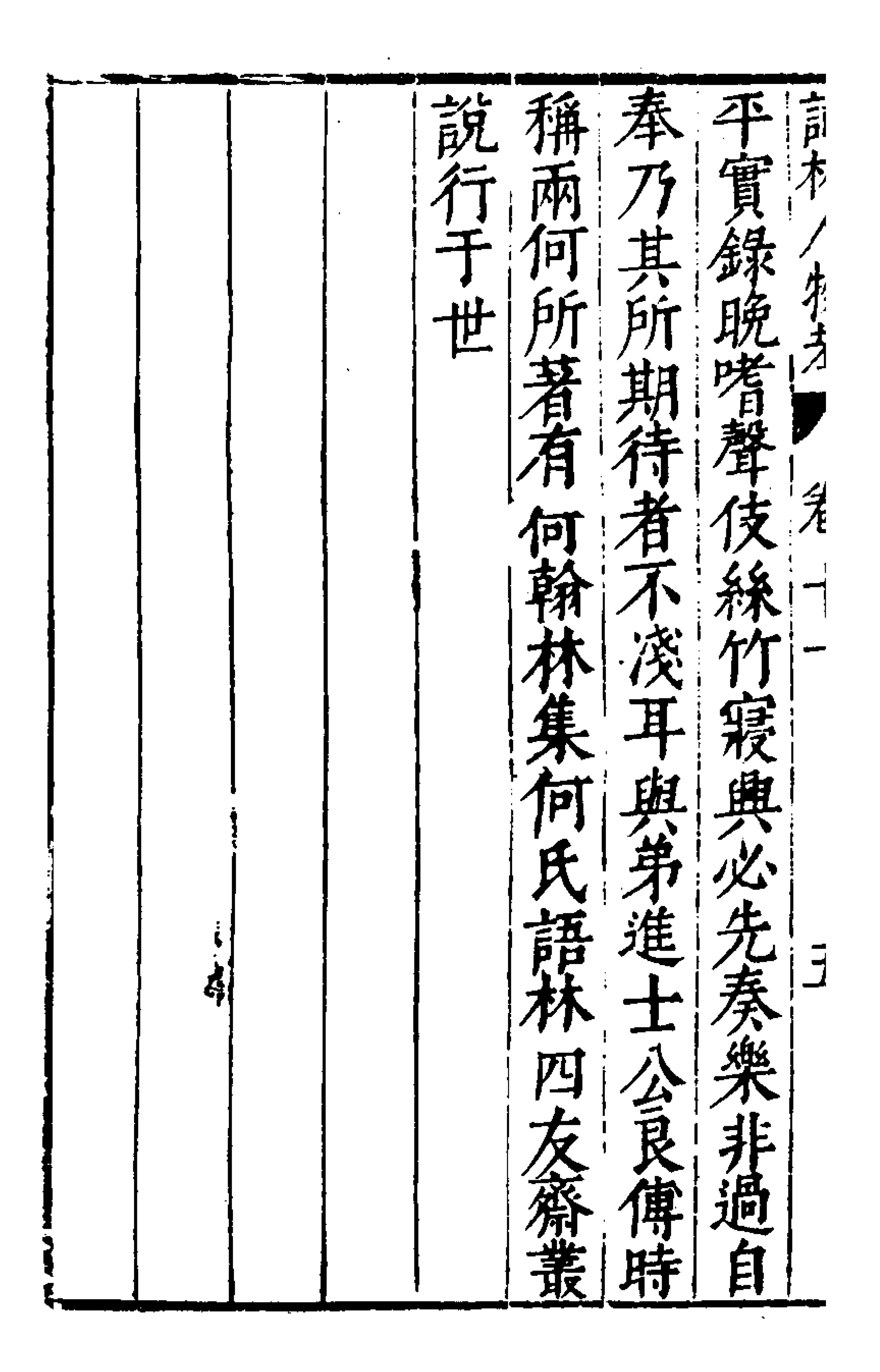
生乃竟不顧窮而且老矣衆方謂其後時竊爲先生不平今讀其詩率直寫胸臆無抑鬱無聊之態清而婉淡而腴視其意若舉世所競而慕者棄去奚啻敝屣然則先生之處窮其于孟東野何如也卽是而謂其不𠄶風當與古之考槃伐檀並傳亦奚不可顏中宇書云讀近稿雄章大篇若河決瓠子千里汪洋莫測涯涘其詠史弔古遺懷憶別諸作皆沈著幽渺藴秀含靈淡腴閒雅立陶韋之間想公間用漢魏風骨落響塩

唐用能一洗凡態鬱然成大家言良工用心何如哉觀二公之言足以槩公美而子田𧝎孅之以詩鳴寓內其源淵信有自也𧝎孅又有子黃弼伯仲世濟厥美近代詞家尤罕其儷云

何元朗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公綺歲從經師游即厭棄制舉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經濟思效一官竟以數奇僅拔貢太學宰相憐其才起家拜南翰林孔目甫考滿即謝官歸縱浪煙霞水石間覃志著作文法劉向馬遷詩宗蘇李而近體出高岑凡宴息處皆名四友齋四友者維摩詰莊生白樂天與公爲四也公自爲記及書屏示客與王左輔趙中丞兩書皆公生

平實錄晚嗜聲伎絲竹寢興必先奏樂非過自
奉乃其所期待者不淺耳與弟進士公𡊮良傳時
稱兩何所所著有何翰林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
說行于世



何叔皮

何良傅字叔皮華亭人也官禮部祠祭郎中有何禮部集十卷即何元朗之弟二君才相伯仲如士衡茂政兄弟稱兩何君自少與張玄超徐長谷交甚密俱爲淞江才士其詩出自曹魏間視漢人稍加藻繢而渾成和厚可稱作者七言歌辭在沈宋後得其激歎流美之致律亦蘊藉可讀其文實原于漢而語稍詳緩似唐代詞人至于宛曲序事以雅致發之則其自得也

黃淳父

先生名姬水字淳父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父喪積哀成瘵雞骨支牀度不能治博士業歎曰吾少不量硜硜嘔嘔呻其佔嗶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循榮軌娛親旦暮也親不待矣硜硜嘔嘔不自止將以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飈石火也匏瓜自啇坐成朽腐是不能以名而榮寵親又以名名而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嘗慕遠

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與言咏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颼飀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日而來而姑以是為三峨五岳乎哉以是為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部秀而鉅麗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干旄接迹先生閉戶謝之曰鄙人楚服何敢以辱長者或強為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尋跡游

伴孤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腓也得無貴人乎復遁去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牟耳且天幸憐我饒我以濟勝之具不發袠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諜諜矣客

又曰標易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非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葉島夷作釁先生因携妻子僑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名游家園笑謝曰覩足矣惡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卽最能詩者爭下先生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趨澹辟雅調然無率爾凡稱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多

輙復微傷于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麄淳甫乃能剗矣司寇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是雌黃爲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家四壁立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遇窘復斥以資食指稍羸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死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虞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性耳詎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嘗

風日清美携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岳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麗矚然後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令素侶爲開一徑雲間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婉逸每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過吳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柏浮曰見陸生引人自遠不必山水人始重陸山人乙丑予寓虎丘山人常餉予先生所書箋先生書學祝京兆

而進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亡能小
異先生者及與至命管書所撰故夏雲秋蓬低
昂奇變巳又彷徨吟嘯淸會要眇韻空煙而廻
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適上自覺一座無
人卽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
眞人矣末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在

徐子仁

徐霖字子仁別號九峰因美鬚髯人又稱爲髯仙故松江三泖人國朝以赤籍入南京幼爲博士弟子員公大面長耳濶口目如聚星自成童天資絕人才亦英發最好書學由晉唐至趙承旨莫不究其筆法更喜小篆尤爲神品周伯琦之後一人而已正嘉間墨迹遍海內所謂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者君有之矣詩愛陸務觀取其意與痛快不屑屑就古人規格繪事倣陶雲

湖頗有逸趣又長於元人樂府自製傳奇數種
行於世正德辛巳　武皇南巡　詔見行在授
以供奉官兩　幸其第　賜其堂名宸幸後隨
駕入朝時每　御前揮灑嘗命咏筆即立爲長
歌不加點綴而辭意瑰麗不能盡憶也　帝晏
駕遂回人以李謫仙遇玄宗擬之焉公平生豪
邁看花飲酒傲睨一世見者不覺洒然六十後
益勤接引壽近八十

文壽承　文休承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詔徵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古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助教於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敦直坦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爲飾讓人以待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和州學正文文水先生諱嘉字休承彭之介弟也其書不能如兄工而畫得待詔一體鑒賞古

蹟亦相埒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今官老矣乃移文乞歸歸而乞書畫及請鑒別者屨相踵先生猶一一應之至困憊不支乃卒年八十三先生不能如兄渾然天真然有分辨不苟取

陳子埜

陳芹字子埜號橫厓南京衛籍生有美質神骨俱清絕無塵韵以鄉薦累上春官不第授寧鄉令三月即歸耕於新林取古之高士各賦詩四韻名高士吟其自爲引云埜人故貧士也昔彈琴湘邑以祿代耕孰曰不可乃居九十日解印還歸者何以多事不堪故耳因思古人多有讓國不受甘爲退夫豈非其性然乎哉故每耕作之暇遊涉山澤輙爲之詩吟詠往來如與同遊

以樂其志上自唐虞下及宋元得七十餘人惟取自適不以告人其所詠之人亦非若高士傳有所列擇其間不過意與偶至云耳子埜寄意如此其逸調可想已居近鳳凰泉有鳳泉茶所終日對客卧遊詩翰清絶畫蘭竹雜卉落筆無塵皆爲海内所寶後得末疾遂不出戸壽至七十而終

姚元白　姚玄胤

姚淛字元白世家錢塘　國初徙金陵遂爲上元人公性頴異美風儀迭宕好士在少年已知名家素饒於財獨力學嗜古遊神翰墨喜爲山澤之遊金陵在正嘉間號多才自公卿至白屋之士蜚英振藻者未易指數公無慮盡交之矣居在秦淮上闢地爲園名曰市隱有煥館凉臺縈以廻塘曲檻水竹之盛甲於都下日與名勝賞會其中而四方文士聞風來者皆爲下榻觴

咏之盛一時相傳勝事實公爲之地主焉嘗一豈歷兩京鴻臚郎不久即謝去公自得告歸再締青溪之社文酒之會不下曩昔而長公玄徹實與林下之遊分題鬮韻頗稱得意公之晚境愈自暢適者玄徹之爲也玄徹名之喬少嗜學于書無所不窺聲稱籍甚然竟厄一第遂棄去爲古詩文間有著作往往膾炙人口晚乃皈心淨業未幾寢疾適其仲子舉於鄉人謂公病宜愈然竟逝逝時恬然無諸苦惱大名誌少[illegible]其能以定力自勝爲學道之驗信[illegible]

盛仲交

盛時泰字仲交號雲浦幼有藻思逸才爲諸生經義輙用古語援筆萬言川至雲湧督學使者最加賞愛累試必冠諸生其爲詩宗盛唐專尚風骨爲古文賦非姬秦以前不道也鄉先生陳僉憲玉泉稱文章大家一見仲交所爲文若詩亟蠱賞之西蜀升菴楊公吳門衡山文公俱一代人豪皆折節忘年友仲交其人可知已累舉困於有司遂放情詩酒樂志林泉應貢自京師

歸絕意世事著大城山樵傳以見志傳曰大城
山樵都人士也因耕于大城山之陽故以樵人
稱焉自少耽詩律解飲酒不問家人事與之所
寄肆筆而書身欲遊行心亦不知自止嘗思亢
迹五嶽得深山大澤自適而不能故以大城山
爲巢居穴處之世焉對客而談口絕不道人長
短亦不評較文章妍蚩人有問者頷之而已曾
著兩京賦將潤色成之則棄他爲什不爲矣贊
曰孫與公有言躡二老之玄蹤吉之人多有之

而樵人竊志焉故見人稱靖節不以五斗米折腰則曰我旣身遇太平矣雖陶公不爲也山澤之癯列仙之儒窮約云乎哉榮顯云乎哉其自爲傳若是非卓犖奇男子耶而竟賫志而沒良可慨也然其文章必傳於世無疑也

金在衡　葉茂長　康裕卿

隴西金在衡名鑾詳觀集中蓋以布衣寓居金陵而久遊吳楚淮揚之間者計其時當在嘉靖間大都詩多遠思別于常調

錫山葉茂長名芳常遊江淮間假館鉅商大賈異于士著故鮮與錫人交其集王元美序云乃山人中之罕覯者

康裕卿名從理浙之溫郡人以詩遊公卿間多所優禮亦有集一帙行於世

王仲房

王君名寅字仲房別號十岳歙人也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囤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囤遂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歙補縣諸生顧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

客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屬紵 以郡中善詩者
悉多仲房諸少年且北面之矣太守佘公入郡
蓋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
房不欲也謝曰母在寅未能從公子遊於是佘
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母肉帛部使者劉公
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居門下從劉
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餉仲房凡數
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
乃著别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

耆曰存德柰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餘

請得以布衣名用會劉遷去不果聞督學使者

黃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廩

仲房固辭黃公笑曰此何辭他日洪毗上書願

得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又不

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柰何以是儻然者

受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之游矣乃求異人

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益貧海陽令

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明日仲

房徃謝郤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為之置蒸嘗之田十畒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楚閩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甐而滁陽胡莊肅中都劉晉初廣陵朱子价晉人喬景叔齊人馮汝强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與童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穀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

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嶽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諂事督府仲房以諤諤獨聞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西入歙家猶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鄰省賊起數窺近關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者箕踞自如仲房聾之曰卽

賊乘夜至公家爲墟第聚族爲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頃之賊復起士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動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第勒兵鼓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乘塹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溪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今仲房使果在行間

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遯儒入老
遯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所著有十嶽山人集

歸熙甫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崐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于書鮮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于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發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髙新鄭

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淅之臺使復苛擿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于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于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趣[illegible]當名家矣其晩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袁魯望　沈子源

袁吳門先生尊尼初字仲後字魯望胥臺先生子也弱冠舉鄉試又二十餘年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得儀部改南吏部之考功進郎中擢山東提學副使傳巡撫者有所憾于先生論當調時大計吏省臺爲格不下而先生已離境矣遂乞致仕歸先生性和易坦亮不設城府好酒至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讀書然記於詩喜眉山于文喜潛溪務以詳贍爲則其在刑部時

故高相拱受知于胥臺先生而拔先生生會試實
高等數託具玄草先生心惡之遂力乞南而最
後擢先生亦高握銓事也先生素以和易得鄉
里聲晚節忽多躁恚蓋未幾卒年僅五十有二
所著詩文若干卷
沈淵字子源號澄川嘉靖乙丑進士官翰林脩
撰濟南之新城人詩清新俊逸兼而有之亦東
土之儁也

李維明　楊道南

李公名逢陽字維明楊公名希淳字道南俱應天人皆刻有遺稿二公自成童儼有大人矩度授之以書穎敏絶人比長爲博士弟子每試輙冠群輩然二公不徒才之高學之博文之工也其立志務以聖賢自期待讀書務體會於身心思以究千古之絶學將淑之人人以挽末李俗之頽嗚呼志亦偉矣是時同志之士翕然宗之以爲盟主李以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員

外郎過家値道南病癘維明周旋藥餌或以癘善染觸宜少避維明曰審若此卽與道南同遊亦快矣楊卒未浹旬李亦病竟不起李得年四十四楊得年四十二李無後楊僅一子近亦夭其生平著作多散逸後賴同志友李士龍遍訪輯得若干篇李之學所得平實故其言亦平實楊之學所得超邁故其言亦超邁皆所謂自虛明一竅中流出者也至於必關身心世道不苟作則二公同一揆焉其生平行履別有志載茲不具論

沈幼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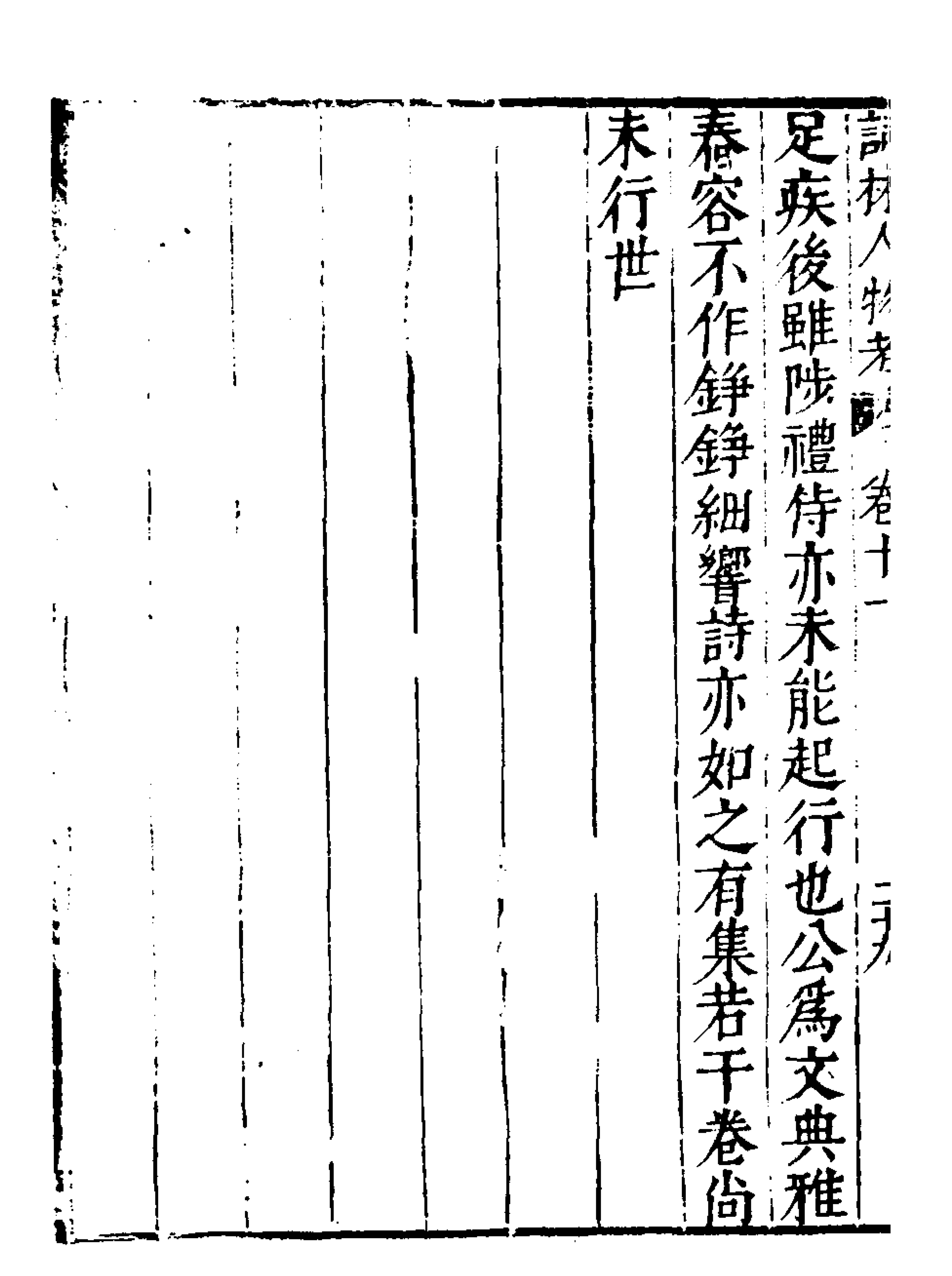
公名懋孝字幼貞當湖人也由進士選館官至司成壬戌上春官時　天子方決事齋居求長生沖舉之術而海內爭諛諂取容執政以人君其尊如天爲月公之論曰君子之敬其君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也亦曰如天丁文恪公覽之盱衡擊節是異日骨鯁臣薦之第一執政大怒以爲譏巳文恪厲聲持之書生述所見耳閣下何遂自居小人而用爲嫌如不第一者請

無敢與此席同官婉解執政佯諾而仍以冠文
恪房抑之他房後榜放公名動京師而卒不能
事態臣遂歸六年　穆皇踐祚而後奉大廷之
對屬有所銜于同人復歸吏三年始授史官蓋
自是公數去數來在朝之日殊少僅以　穆廟
實錄成晉爵一級而已凡十六年遷南司業後
竟轗軻以終所梓沈司成先生集僅二十一篇
根極理要發抒性靈自成機杼不落窠臼三才
之道大略具焉子雲深沈于玄長沙通達于治

柳州謹嚴于體裁廬陵眉山調暢于論議公殆
兼之矣公著作不尠多逸去茲二十一篇不足
以盡公文而世之人又安能盡知公也

習豫南

公名孔教號豫南江西之廬陵人也十九冠其鄉書隆慶戊辰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爲南司成時余以文藝受知極蒙賞譽延余一鑑亭中日課其子博士業夜則公與余促厀揚扢千古莫逆於心忘分忘年至今如在目睫間也公性雖坦易然於好惡取舍最嚴其自館中謫出葢以不阿時貴所致尋用　名起官南國學與掌南院最有聲末幾以太翁年高得請還里適病



足疾後雖陟禮侍亦未能起行也公爲文典雅舂容不作錚錚細響詩亦如之有集若干卷尚未行世

蔣伯孝

公名以忠字伯孝常熟人也隆慶戊辰進士以長樂尹入爲南北部廣西司主事伯孝才名久著爲諸生時所著藝苑琳瑯已爲海内傳誦爲長樂最有聲同時州縣皆入據津要乃伯孝獨爲郎北部又在南人咸少之伯孝顧獨恬然自得不爲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沈酣竟日夕發爲文雄贍迭宕有司馬氏風又性不耐齷齪治家人生產居常俸入僅足自給一日聞封君

疾棄官歸貧不治喪事乃獨捐所受田業業易
貲爲葬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令其室脫簪
珥易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

沈道立

沈位字道立號虹臺吳江人也由戊辰進士讀中秘書散館後仍留史職不久遂卒公爲人傴僂退遜訥然不出諸口至其論文則掀髯抵掌睥睨作者以爲文章家自有宗脉今觀其所爲文大都冲融爾雅獨全神骨詩則清婉逸發有韋孟之風焉所謂名賢碩彥用世之文者非耶碁君浮湛博士弟子間者二十年其著聲也蚤而成名則晚其績學也博而尙論則精余嘗覲

君所輯歷代文選則知君鎔鑄久而陶汰淨肆放厥詞方駕作者固其宜也雖然君所期以不朽業者詎止此哉惜也豐其才而嗇於遇雖職在天祿石渠之上而經綸黼黻之謨未竟以歿豈造物忌多取故奪之

張心父

公名士瀹字心父崑山人潘水簾叙其集云古之爲詩也無專人無名字故三百篇雖田父戍夫女婦皆録弗棄取其得性情之正合于中和之道而已豈直關雎鵲巢見風化所自出而騶虞麟趾見鷺既醉足以想仁厚之德雍熙之治也哉後世之詩漢魏爲盛而淳厚敦朴去三代則遠矣况六朝之綺靡其可與語詩乎唐以詩取士李杜號稱無愧風雅然高朗或失而宕淵

邃或失而詭風雅果如是乎若宋元萎薾之習則又下唐人一格矣因及明興諸家而著心父之集之所由刻且曰心父之詩是真有得于風雅之體乎心父少阨于科第長累于飢寒獨其氣格和平若坦然自得遠非諸人所及者則進之三代夫何難爰陳所見以報他日刪詩者出當自有定論矣

陳九皐　　呂中甫

陳鶴字九皐山陰人也家世武弁當受秩不可葛巾野服稱山人其詩氣色高華風調鴻爽而他作亦皆可觀

呂時臣字中甫鄞邑人也嘉靖乙未嘗遊吳會過白下出淮泗登泰山謁闕里因至青州客于衡府久之衡王愛其詩爲刻甬東野人稿一冊評者曰山人詩曆鍊老成時有奇氣絕無凡冗之言斯可謂知言矣

劉石孔　　張子言

公名違鄢陵人爲略陽簿與李稍嫩交善刻劉翁高詩略行世王太史思竹送其之略陽序有曰君雅善古詩文尤以賦自雄倜儻俊邁直凌往昔數應鄉舉不錄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訪予長安旅舍出所爲北征賦秉燭讀之如敲擊金玉逸韻清遠又如絕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來林木作鸞鳳音也

崑崙山人名詩字子言燕人也世居京師以詩

遨遊縉紳間遂得時譽嘗南浮吳楚客于杭方
君九叙輩爲梓其集

盧少楩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𥘉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傾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持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

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柟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踰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愧見

其邑長者邑人素惡㭪者爲㭪譏曰是嘗見禽
君文而咲且唾令益怒亾何㭪干掫其役夫得
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强㭪
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隕事聞令令
色動曰㬉曩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
狀當㭪抵坐獄具上報可㭪旣巳坐大辟繫獄
又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冤者而會㭪鄉人閒嘗
侍飲不遜㭪目攝之去巳來爲獄吏夜縛㭪格
箠之數百臀腫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

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䩭放招
賦以自廣居頃之盜行剽迫𤰞父自刎死燒其
廬于錢家咸𧵍貸不償𤰞固已壁立矣今亦更
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寛𤰞拳有所讐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
令去濬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
𤰞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寃哉盧生也
及𤰞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周周從千古哀
湘而吊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

令至則首爲吏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郎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辯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倏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頫囁嚅咎柟不

顧曰天生盧柟爲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世貞嘗爲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略曰余跡盧柟所邂逅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

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蕟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㕘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槪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栴而室哉栴旣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

䰢嗜酒病三日卒

梁伯龍

梁伯龍蘇郡崑山人名辰魚性豪縱好遊亦復好吟以例貢爲太學生文翰詔序其詩云梁生南遊會稽探禹穴至永嘉括蒼諸名山而還既又泝荆巫上九疑泛洞庭彭蠡登黃鶴樓觀廬山瀑布尋赤壁周郎遺跡篇中歷歷可見益遠追子長芳軏欲北走燕雲東遊海岱西盡山陜覽觀天下之形勝與天下士上下其議論以吐胷中之奇者一第何足爲輕重哉是亦足以豪

矣其詞如浣紗記諸帙尤爲詞林艷賞

沈嘉則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爲人高朗洞達父文禎貫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𨑹猷喜爲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沈公幾萬言洸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恒好廓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爲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閎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東

髮濡毫染紙百韻俱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起聲砰訇如出金石濶達自喜人或疑其少年挑撻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府尚書胡公辟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顧時時與公抵掌談黃石不獨供筆札之役垂空文自見也胡公爲人豁達徹有酒失好士而善嫚罵所喜輒賜千金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士多從臾而先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嚮先生不名逢望

見爲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七
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
樂作命先生作鐃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
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公矍
然起捋先生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及胡公
以功見讒死請室中賓客星散先生蒿目而走
哭墓下持所爲誄徧告賢士大夫以故司馬死
而其事卒白則先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
海間往來吳越泛錢唐登海門忼慨想慕鴟夷

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五湖陟洞庭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畱金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胷中跌宕遂杖馬箠遊金陵擱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者儻蕩有文善先生下獄當死先生以計出之姑蘇王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王輩咸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雅爲諸君子推轂

客海上最久與朱邦憲爲莫逆交邦憲亦奇傑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標格翩翩如世外人亦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生終不以此稍自潤先生爲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疏宕有奇氣迺其魁瑋大節洵不媿其爲文世人徒知

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豪舉已
哉

莫公遠

莫公遠者名叔明公遠其字一名更生字延年自長洲徙武林公遠生僻好爲詩年十七八即已能爲老蒼語久之愈益苦其思務於人所不經道險詣卓絕以爲功以故鮮有賞識之者而其自喜於詩則益甚遇廣坐受牛飲蜩螗絲馳肉飛紅粉襍遝而公莫嘔嘔舌吟自若也若了不相涉者家事大細不復問一切失得憂喜慼快悉委之詩又高自標置時謂人近出語忽忽

不遒人且以岑嘉州我乎則奈何於是數見譏困少年貧亦益甚其在長洲時郡守濟南金城材之辟爲博士弟子所以揚詡問存備至晩節撫吳中丞宋望之愛公遠詩與備賓主且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少陵氏殆爲吾子設耶下書溧水令校刻公遠詩公遠嘗應吳令莫抑聘敎其子與齊與齊後顯貴爲具武林訾良厚公遠生平食息居處皆自故人而其感獨金君宋君嘗走濟南哭金君墓寫其遺像歸奉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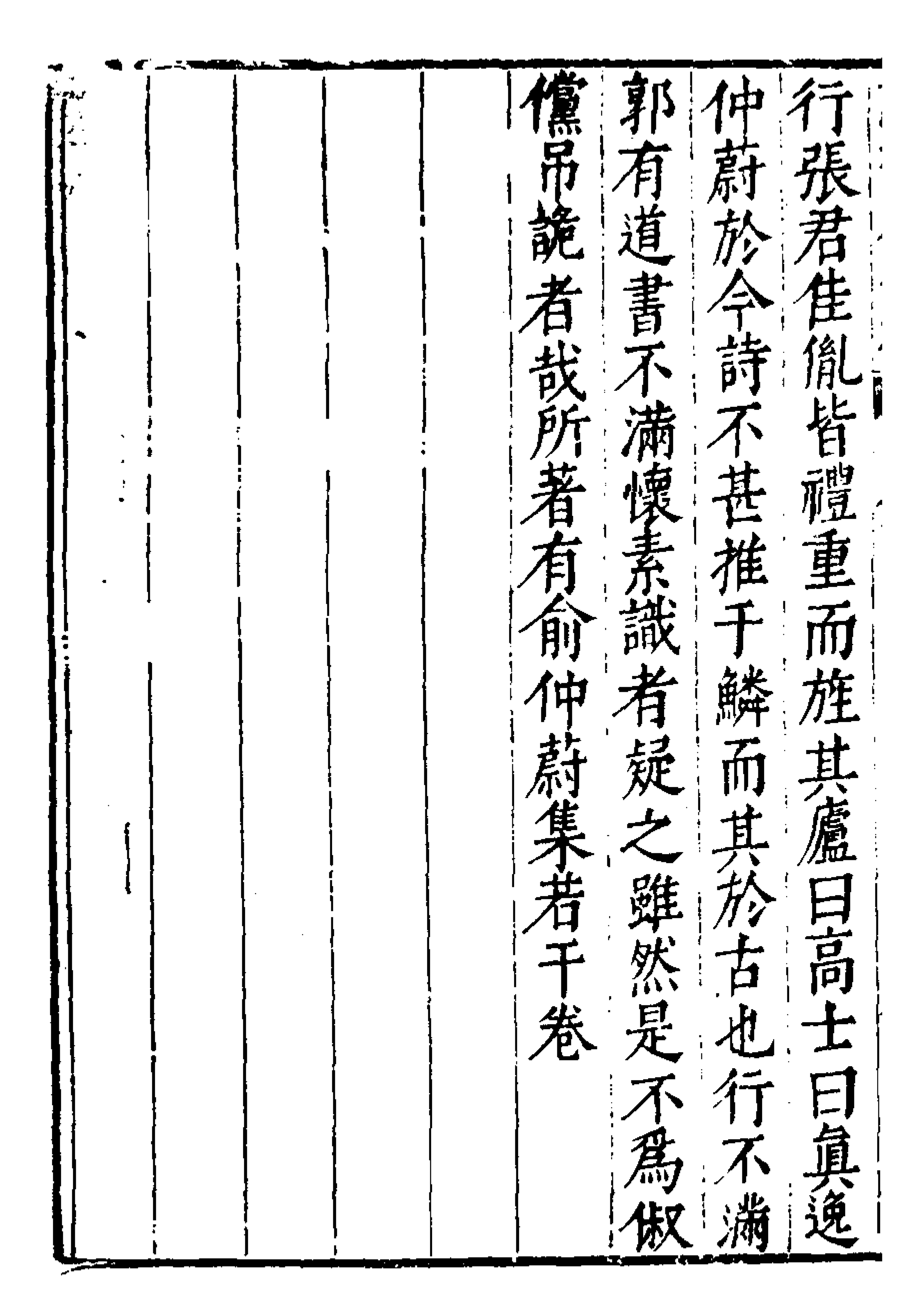
談宋君未甞不歔欷慷慨也曰天下不乏賢誰
知已者有集數十卷先後刻行世

俞仲蔚

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崑山人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爲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爲馬鞍山賦擬剔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補郡諸生然先生用語古試輒少利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絣澼洸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

然問日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粱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絶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所遴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玆之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筆出入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蔑如矣先生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鬚時時稱病病多

頭風暑月恒御氊袷稍及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几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几筆客去亦無報謁其最後秕益高名益重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它嗜顧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島渚間淘一拳石市甘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徐君中行王君道



行張君佳侃皆禮重而旌其廬曰高士曰眞逸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爲傲儻弔詭者哉所著有俞仲蔚集若干卷

朱邦憲

朱氏爲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舉曜再傳而太守豹益貴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憲就外傅讀書嶄然示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他小文輒工流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爲太學生一再試不利輒束所售業而謝之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汝益讀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燦然矣邦憲白皙飄鬚善談笑而特好飲客

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螓蛾曼睩秦聲燕絲襍使競進邦憲所舉觥船累十客人人醺也嘯歌慷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慨急人之難甚於己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人非故識者驟以欲請亦得飽去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究為濟之乃已客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太守橐裝何幾邦憲曰施不緣富自性耳且不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季次哉行之自若邦憲既以文稱

爲紳間而太守故嘗任御史多所推轂其孝弟
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欲爲買
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壑奈何以不肖而
纍先人恩邑令黃文煒善邦憲日造請其廬命
酒飲竟夕欲以居間爲邦憲歡卒不得請而罷
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　天子命視師
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前謁輒報罷獨好
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爲言其
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爲地具樓船裝令

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騃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酒解所默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爲邦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爲壽邦憲大驚曰客爲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

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illegible]

主而邦憲時時爲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
倅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爲哭調栝
斂經紀其妻子歸楚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
客尚書所夫智伯國士之知豫讓所不辭也毋
以難邦憲矣邦憲爲人內行淳至事毋蔡夫人
所以扶侍萬端冀其歡蔡夫人歿而邦憲所幸
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不忍御者累年養
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已子內外親之窶待
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而人邦憲悉家而

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文法東西京詩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即撰著已脫稿猶令人彈射竄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少時人稱之曰象罔已家黃浦遂稱曰黃浦又自稱醉石居士

莫廷韓

莫雲卿初名是龍字廷韓號後朋即方伯如忠伯子也公賦質岐頴蚤歲能屬文日誦記數千言稍長即攻古詩文詞賦有倚馬才律宗杜工部文法西京尤長于書畫行草得米南宮眞趣間寫張旭畫宗黃公望皆爲世所珍公性豪舉不拘小節嘗嗜奕終夜較不倦有相知好雅潔者邀坐斗室中焚香爇茗兼供佳膳輒亹亹忘歸與先輩文徵仲唐伯虎臭味相埒以拔貢爲

國子生名重都下歸則杜門著述不事干請生
平矜恤貧士傲睨富貴人間或陰植親友亦絶
不令人知方以學行立幟吳下倏遘疾而亡聞
者浩歎所著有筆楮及廷韓集藏于家

張玄超

張之象字玄超號王屋公爲人體貌傴僂如不勝衣而剛腸勁氣獨立物表平居議論臧貶務持正不阿與人交不以盛衰爲軒輊常憤時俗趣炎乃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單門後進少有拔俗之韻必多方延譽其敗名傷檢者即顯赫亦擯斥不少假自謂一生不愧暗室常渡浉中流風惡舟人皆失色公神宇恬穆口占一絶有暗想生平何所懺三辰晏起一科頭之

句公既性不偶俗獨喜閉户著書冬夏不輟其
詩爾雅冲淡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奥衍出入東
西京床頭惟擁千卷終身不識銖兩會計以故
家徒壁立間從諸貴人游或羅綺滿坐公獨敝
衫竹蹻披襟命麈旁若無人蓋公所挾持者甚
重不在世味中也海内名卿鉅公聞名願交者
望如景星四明豐存禮豪士也讀公文咤曰天
生老豐何復生此子邢子愿東魯逸才生稍晚
意公已化去後行部至菘喜公尚在數存之邑

巷爲置買山錢若干其他先輩若金陵顧華玉璘許仲貽穀吳門蔡九逵羽文徵仲徵明王履吉寵彭孔嘉年其鄉徐伯臣獻忠何元朗良俊董子元宜陽皆與公爲莫逆交塤篪一時此可知公臭味矣公常稍從祿任爲淅藩幕即謝去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怪石泉煙扉月榭叢竹茂林及諸仙釋名蹟苔封蘚没舊無物色者公一一題詠山靈遂爲生氣所著書及纂輯先代書不下千卷

董子元

董宜陽字子元先世汴人南渡徙居上海吳會又徙居沙岡人稱紫岡先生復自號七休居士公于書無所不窺獨究心當代典故郡文獻游大學名動都下屢試弗第遂棄去制舉業工古文詞詩法高岑晚嗜元白體文法先秦間出入曾王家楷書倣虞永興行草法智永生平嗜好惟書史古石刻名帖日坐一室手丹鉛校勘至丙夜不休與同里張玄超徐伯臣何元朗號

稱四賢所游盡海內名人即顧司寇璘文待詔
徵明許奉常穀葦卓然以文名家尤敦尚行誼
與弟宜旭分產先爲文泣告先祠推故產悉讓
弟而身任一切門外事先廷尉有故人開府婁
江公奉書往謁開府延公甚恭幕下客願以金
錢爲壽居間有請公面叱曰若視我何如人哉
拒不納故家世膴仕而落落如寒素云所著有
名臣琬琰通録金石録雲間詩文選略先哲金
石録近代人物志雲間百詠松誌補遺上海紀

燮中園記金石林諸書藏于家

李元薦

李豫亨字元薦少穎異十餘齡從父海樓公宦遊湖襄會剪大潙寇公從旁籌策一座皆驚客歸補郡博士已入貲爲國子生卒不第授鴻臚寺序班時新鄭當國公條上國計三議新鄭深器之欲大用公公無宦志歸築室西湖上與龍溪王公講學多從遊者抵武夷生徒益衆公自五經子史旁及山川象緯兵農財賦醫卜堪輿暨二氏之學咸窺精蘊所著書有推篷寤語自

緌編三事邈眞格致明辯自樂窩詩草梅花百
詠所輯書有寒谷回音藥籃春意廣記攬玄珊
瑚枝總若干卷工署書行草具體趙承旨有石
刻行于世

徐長孺

徐益孫字長孺號與偕公少孤十歲喪父奉貞母陸孺人教日下帷讀書厥有成立年十七補博士已入游國子名傾都下所至公卿大夫比于黃叔度云事母至孝居恒教授弟子束修皆以供肥甘母死遂絕意進取捐太學符繻焚之示不復出結廬墓側昕夕悲動郡邑大夫請上其事以旌異公辭益力其奏記有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

忍借毋以竊名未能從殞已是偷生莫可紓哀敢希幸進反覆三思只欠一死讀者比于陳情表云年未半百而卒衆共惜之

人物考卷十一 終